

独幕话剧

两亲家

李才年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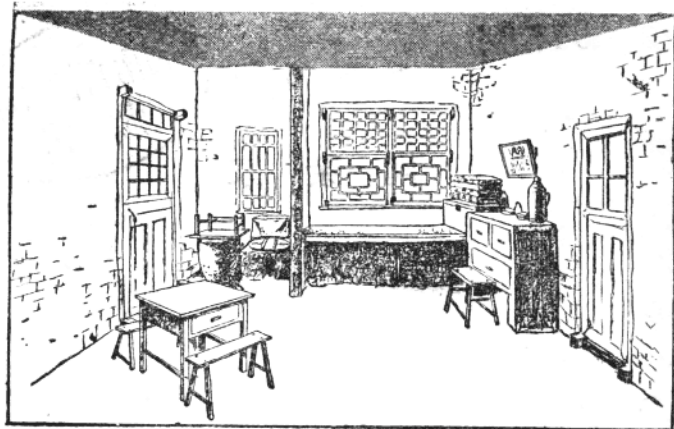
独幕话剧

兩亲家

李才年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7年 沈阳



舞台設計 風 旗

时 間：1956年秋后某日早晨。

地 点：某农業生产合作社第五生产隊長解龙家里。

布 景：一个合作化后有了新起色的农家。右边有門通里屋，左边有門通外屋，正面有炕、窗戶，炕梢有一个被褥子。靠右門旁有一个小柜，柜上摆着兒子青山的訂婚象及一般的陈設。靠左边門旁有一口水缸，上面压了一張吃飯小桌。門的右边有鍋台。門的正面有一張小方桌，上面擺的茶壺及茶碗。

人 物：解龙——54岁，第五生产队隊長。（簡称解）

王祥——55岁，第一生产队的隊長。解龙的亲家。（簡称王）

王荣——20岁，第一生产队妇女组长，初中未毕业的學生，是王祥的女兒，解龙的未婚兒媳妇。（简称荣）

于海——21岁，第五生产队的社員。（简称于）

二孀——34岁，第五生产队的妇女组长。（简称孀）

幕 啓：炕上的被也沒叠，屋里有些不大整齐，使观众一看，就感觉到家里沒有主妇。解龙独自在燒火做饭。看看炕上地下，实在太不整齐，引起了無限的愁悶。边叠着被子，边長嘆了一声，自言自語地。

解：老婆家，老婆家，要是沒老婆子，真就不象个家啦！这真象逃荒三年沒回来似的。自从他媽死啦，这个家就不象个样兒啦！

（把被三下兩下叠好，又去掃地。）

于：（急呼呼上，抱怨地）大叔，妇女一个也請不出来，我三十六拜都拜过啦，也沒拜出来一个。粮草到家啦，她們算知足啦。一个也叫不动，三麻子老婆說給孩子做鞋，仙鶴腿說洗衣裳，还給我好个罵！

解：她罵你干什么？

于：她說，你个死臭魚（于）的，你就是个勾死鬼，瞎起哄，你呀！八輩子也搞不上个对象，你該上那去死，就上那死去。我沒工夫，我給你大叔做棉褲。

解：那么青年妇女呢？

于：革命成功的那些，都在家綉枕头呢，忙活着結婚哩，找到了好对象，將來不愁吃穿了，还干活做什么，沒成功的那些小傻

丫头都上山啦！

解：你沒去找妇女組長嗎？

于：得啦，大叔，你別提她啦，她还起帶頭鬧妇女病，我一進門，她就把手捂起來，哎喲，哎喲的直叫喚，咱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！

解：哼！叫她們鬧吧，到時候看誰難看！

于：你當光有病哪，還說熊話哩。

解：她說什麼啦？

于：她說：“隊長不是說，今年咱隊的工分都叫妇女糊弄來了嗎？我不干，都讓你們老爺們干！”你听听這是什麼話？

解：她們還抱委屈哩。就憑妇女一天掙六、七分工，我才掙多少分工！

于：我看哪，趁早把妇女組長換換。

解：你說換誰呀？

于：你要能把這個人換來，不但妇女能發動起來，就是你家裡的活也不愁啦。

解：（似乎知道于的用意）你說到底換誰呀？

于：（頑皮地）你的兒媳婦，王——榮！

解：（說到他的心裡，走到小櫃前，看看青山訂婚的象片）……

于：（逼近一步）下學那咱，誰都說是個書呆子，不能干活，這兩年練出來啦，不怪全合作社選她當模範，就是够。九月十五那天，一陣大雨，我正在西山挑棹子，她招呼一聲，那些妇女就象刮風似的，滾的滾，爬的爬，一陣的工夫，把那一場豆子都垛起來啦。王榮渾身就象泥猴似的，滿不在乎，還是泥裡水里那麼干。你說咱這隊的妇女，就是拿羅過，拿篩子篩，也

· 篩不出一個她那樣的呀。

解：換不過來呀，主任也不能許可。

于：主任為什麼不許可呢？

解：一隊不是山地多嘛，過年要在一隊發展果樹，主任說叫她掌握技術。

于：我真不撒謊，我對主任有老意見啦！還要在一隊發展果樹，就那些兔子不拉屎的地，連草都不長，還能長果樹？今年要不成立大社，要沒有小榮領導婦女搞副業，他們還不得難看！

解：你也看透這步棋啦？

于：誰還不知道啊！誰還不叨叨這個事。

解：今年要不并大社，咱們一個勞動日起碼能分兩元五角，這一弄可倒好，吃老虧啦，真不如把咱這一隊拉出來還搞咱的小社。

于：哎喲！大叔這個思想可不對頭，你忘了毛主席說的話啦？走大家富裕的道路。

解：不，不，我不過那麼說說，已經馬馬虎虎進來了，還能說熊話啦。可是管怎麼的，咱這隊在生產上也應當拔出個尖呀，我又是一個老干部，要是落在人家後頭，我這個老臉往那擱。唉！這些婦女太不給我爭氣啦！

于：這個意見我同意，咱在生產上應當和他們比比武，我看哪，小榮要能過來，那就算保險啦。

解：難哪！青山也沒在家，你說我怎麼張嘴呢？

于：王榮可關心你呀，大叔！你先透個話試試，看看怎麼樣。

解：就算小榮沒有說的，我們那個親家也不能答應啊！

于：他怎么不答应呢？

解：这不明摆着嘛，小荣要是过来，他那队就象少了一只手一样。再说我们那个老亲家，是一个出名的老辈头，他还能让那个噏！

于：（想了想）有了，大叔！这么办，你先向王荣和她爹透透话，他爷俩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就写信给青山大哥，叫他来家娶媳妇，看他爷俩还有什么咒念。

解：不够条件，上级也不能允许他来家结婚哪！

于：你写信可不能叫他来家结婚哪，得写你得了急病，上级保险能给假。

解：能行吗？叫上级知道啦，青山不能受批评吗？

于：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也不是开小差。（去柜里找出信纸和笔来）你说吧，我给你写。

解：不能惹出乱子啊？

于：你看你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上级就是知道了，为了结婚也不犯法！

解：（寻思片刻）你说，我得个什么病好呢？

于：什么病重你就说什么病。

解：（又想了想）好，你就说我得了半身不遂，人事不通，我一辈子就你这么个儿子，倘若有个好歹，你赶不上送终，我就是死到阴世三间，也合不上眼睛，见信赶快回家。前后你再给添补几句就行了。

于：好，我这就给你写。（伏在桌子上写信，很快就写好了，念给解听）青山我儿：自从你妈死后，你爹吃了些掉顿子饭，穿了些寒热不均的衣裳，又得为社操劳，上了一股火，在昨天忽然得了

半身不遂的病，人事不通，我这輩子就你这么一個兒子，倘若有個好父，你趕不上送終，你爹就是死在陰世三間，也合不上眼睛，見信趕快回家看看為要。父字九月十九日。

解：寫的倒挺好，可是這不一下子漏底了嗎？

于：怎麼漏底了呢？我這不是按你所說的寫的吗？

解：我既然人事不通，怎麼能寫信呢？

于：對！對！（以手打頭）你看我這腦袋瓜子，你看我這腦袋瓜子！那麼誰寫這封信好呢？（想了片刻）我看就以你的老親家王祥的名義寫吧。

解：你這不是糊塗了嗎？那哪行呢！青山要是寫信來一問，不就糟了嗎？

于：以青山哥舅舅張世發的名義寫，你看好不好？

解：又能好那去呢，不是一樣嗎？

于：這我可沒有辦法了。信寫好了，沒有寫信的人。（想了片刻）哎！有了，有了，以我的名義寫！青山哥寫信來問，保險出不了岔。

解：保險倒是保險，可是青山能不能懷疑小榮為什麼不寫信呢？

于：可也是，那你說怎麼辦呢？

解：我看不如說我摔斷了腿吧。

于：不行，這個病太輕。摔斷了腿也死不了，咱這離大醫院又近，一接就好，怕青山請不下來假。（急得滿屋走，走了兩圈，忽然一拍腦袋）我又有啦，信上添一筆，說小榮受訓去了，不在家，還是以我的名義寫，青山哥就不會懷疑了。

解：對，好小子！真有主意，我提拔你當組長。就以你的名義寫，你在我這隊，又是鄰居，和青山從小又是同學，無論從哪方

面說，也該寫這封信。

于：（換了一張紙，又伏在桌上寫，寫好了，向解）要不要再念一遍？

解：不用念了，我也看個差不離了，裝信封里吧，等明天上集送郵局去。

（于把信紙裝進信封里，遞給解，解接過來，放進櫃里。）

于：我要走啦，大叔。

解：小子，今天咱給一隊撥五千斤苞米，他們給咱撥兩萬斤地瓜，你去趕車去，先拉場上最南頭那一堆苞米。

于：那一堆苞米砂子太多呀！

解：井里蛤蟆醬里蛆，米里砂子老規矩。他們要嫌乎就別要，這就夠面子了。

于：（已有領會）對，人家送的東西，再挑肥揀瘦的還象話啦。（欲下，又轉回來）那麼棉花摘不摘？

解：你告訴組長，她再不干，停止她勞動十天！

于：她正好不想干活哩，你停止吧！

解：再不扣她兩天工。

于：這些辦法都舊啦，不靈啦，隊長！

解：這些娘們兒！就應當拉到大會上斗斗她們。

于：噫，這個辦法一回兒還沒使喚呢。

解：你去告訴她，叫她趕快來！

于：她肚子痛的直叫喚，她能來嗎？

解：她能來也得來，不能來也得來，爬也得爬來！

于：她要是不往這兒爬怎麼辦呢？

解：（氣憤地）把她給我抬來！

于：是。（下。）

解：（自語）這些娘們兒，真落后死了，個人利益看得太重了。（又去燒火，因為火不着，用嘴吹，忽然一股煙冒出，揉眼，抹了一臉黑。）

（這時王榮拿了一個包袱，輕輕地走上。）

榮：大叔，吃飯了嗎？

解：（正在揉眼，一抬頭）啊，榮來啦！還沒做熟呢。

榮：（見解臉上有黑，笑嘻嘻地到桌前拿來鏡子和毛巾）大叔，你看看。

解：（楞住，照鏡子一看，笑起來）嘿，嘿，嘿，做飯這個活就不是老爺兒們干的。（邊擦邊走到櫃前）你給青山寫信了嗎？

榮：（燒着火）嗯。

解：他沒給你來信嗎？

榮：昨天來了一封信。他沒給你來信嗎，大叔？

解：這小子吊兒郎當的這個毛病還沒改，他算招准了，兩個月就來一封信。（從抽屜里拿出一封信）這不，從他媽死后，這是第二封信。

榮：（接過信看着）他說部隊忙，除了練兵就是學習，一點工夫也沒有。（發現象片）哎！還郵一張象片來呀！

解：哎，他說這張照壞了，不讓我給你。

榮：我看這一張比那一張還好，臉也胖了，還笑咪咪的。

解：吃的飽，睡的着，怎麼不胖呢。

榮：給我吧？大叔。

解：好啊，那櫃里還給你捎來一瓶藥。

榮：藥！什麼藥？

解：你自己看看吧，上回我听你媽說你有病，我就給他去了封信，他就捎來了。

榮：（從櫃上把藥拿起來看了看，羞答答地）他真細心，我的病好啦。

解：年輕人自己小心点，別光逞强，得病容易去病难哪！（边說，拿起簾帚掃地。）

荣：（把藥端起來，趕緊接簾帚）大叔，你歇會兒吧，我来收拾。

解：（坐在炕上，吸着烟）人要老了就算完了，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回来飯也不想做，屋子也不想收拾，你說这不拉倒了嗎？

荣：这怕什么，再等一年半載的青山回来就好了。

解：一年半載的……是真的，自从你大孀死后，我是想青山哪，你看这还象个家？

荣：不要紧，早晨晚上的我来帮你做飯不好嗎？

解：別累坏了你，孩子！一天到晚爬山爬嶺的就够受的了。

荣：年輕人多干点活累不坏，河东河西的道也不远。

解：拉倒吧，叫你爹知道啦，又好来罵我啦。

荣：我爹更关心大叔，他常跟我說你們倆从小就在一塊放牛，受当家的那些气呀，遭的什么样罪啦。从我大孀死后，他就叫我要常帮助大叔洗洗漿漿。青山也在信上囑咐我多关照你一些，我能不管嗎？

解：咳！做姑娘的总是人家的人，总不如做媳妇……。

荣：大叔，我有不到的地方嗎？

解：（知道自己說錯，忙把話拉開）說那里話！孩子，我是想，早象一家人家——天快冷了，我的棉衣服一点还没做呢。

荣：大叔你放心，这些活放在我身上。（打開包袱拿出一双新做的棉鞋）我还給你做了双棉鞋，不知道能不能合适？

解：（樂呵呵地接过棉鞋）怎么象买的一样，（穿上滿屋走着）我穿上这双鞋，怎么兩条腿也輕快了，是你做的嗎？

荣：嗯。

解：真是你媽的孩子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一點也不錯。

榮：不擠腳嗎？

解：不，一點也不擠腳，（走到櫃前，拿出一塊花布）榮啊，你看看這塊花布俊不俊？

榮：（接過來）哎呀，這個花這個俊哪！大叔，你真會買。

解：你稀罕嗎？

榮：嗯。

解：那就給你吧。

榮：盡破費大叔啦。

解：（見有機可趁，邊脫下棉鞋，放在櫃里，邊說）這算不了什麼，早晚還不是一家人家嗎，我尋思你爹那麼大的歲數了，養活八、九口人家，還不要他的老命啊！我，除了灶王爺就是我，省下錢干什么，還不是你們倆的嗎。你們家今年分多少糧啊？够吃嗎？

榮：能少兩個來月的。

解：我今年又弄個余糧戶，不但苞米得全賣，連麥子還得賣三斗，我尋思……

榮：余糧戶不是光榮嗎？

解：光榮是光榮啊，我是說你們家要是去一口家，少一個吃飯的，你爹不是寬綽寬綽嗎？

榮：大叔，你是說叫我……

解：青山來信也提過這個事，他想叫你先過來，其實我也有這份心思。

榮：我不能過來。人多嘴雜的，俺可不願意聽。

解：這有什麼，他們誰愛講他們就隨便講。我也知道你有你的難

处，可是你这不是全为了我吗。

荣：大叔，你放心，以后不论是做饭、收拾屋子、洗洗浆浆，都是我的事。

解：咳！自己家的人也不用说假话，家里的事倒好办哪，我是寻思队里的事。

荣：队里怎么的啦？今年不是除了四队就是你们吗？

解：这倒不假，我们今年没赶上四队，就怪妇女劳动力没发动起来。果树也多，菜园子和棉花都不少，用妇女劳动力的地方太多了，可就是发动不起来。棉花地的草没拔出来，叫草咬了一下子，苹果摘果摘晚了，损失一下子，要不四队哪行啊。

荣：妇女劳动力怎么没发动起来呢？

解：毛病都在妇女组长身上，三六九歇工，你说别人能不跟她犟伴吗？

荣：我怎么听说，他们都对大叔有意见。

解：有就有呗，反正我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大家。咳！孩子啊，总不是自己家的人，他们不能体谅我，也不能替我争这口气，不怎么我寻思你要能过来嘛……

荣：大叔，就这么样……我过来也是弄不好吧！

解：我琢磨只有你能担起这个组长，你要能担任这个组长，咱们兵打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要文就文，要武就武，过年要实行包工包产，这不十拿九准嘛，孩子啊！

荣：那么我爹……

解：你爹那头你就不用管，有我。

荣：（闻了闻）哎呀！饭“糊”了，大叔你吃饭吧，我给你收拾。（把饭桌子放到炕上。）

解：好。你爹和我的交情和別人不同啊，他准沒有說的。

榮：（邊拾掇飯菜）不，大叔，我是說我爹那隊怎麼辦呢？

解：噢，你是怕你爹那隊的婦女沒人領導是不是？

榮：大叔這隊管怎麼有了三四年底啦，我們那隊今年頭一年成立社，要是搞不好，大家的收入不受影響嗎？

解：要不你就跟你爹核計核計，最好是全家都過來。我這隊是全合作社的搖錢樹，全社的糧囤子啊！

榮：大叔，土生土長的，哪那麼容易就搬過來啦？再說咱社十個隊，哪一個隊都有搖錢樹，哪一個隊都有糧囤子，有一個隊搞的不好，咱們也分不到這些糧啊。

解：傻孩子，怎麼說，你們那隊山高地薄也沒有多大油水。

榮：大叔那麼說不對，山高地薄有山高地薄的作物。來年不是要在我們一隊栽果樹嗎？再等幾年能給咱社增加多少收入啊，這不就是高級社的優越性嗎？

解：（驕傲地）哼！高級社！咱這個社要沒有我這個隊，高級社就是那麼個名吧！

榮：哎喲！大叔忘了和我爹放牛一塊受窮的那個時候了。

解：（無話可說）哎，這飯“糊”了倒不錯，這幾天我的肚子就不舒服，吃這個倒挺好。

（解在吃着飯，榮把花布包好。此時二嬸一只手捂着肚子，氣憤地上。）

嬸：大哥，是你找我了嗎？

（解本想說幾句，看榮在眼前，又不好意思說。）

榮：二嬸來啦，你坐着吧。

嬸：噢，榮也來了！好啊，自從你婆婆死了，你公公可難死心了，我老勸你公公辦個老伴，他总是不肯。你這麼辦就算對了，

兩下里跑达点，你公公还少操点心。南屯北庄的誰还不夸奖你，你真是个好丫头！

荣：你捂着肚子作什么？

嬌：哎！該死不死，我一來那个病啊，后腰就象抽筋似地痛，滿炕直滾。不知道的就寻思我是裝的。

解：西山的棉花都要落啦，你說这能眼瞅着叫它糟蹋了嗎？

嬌：可不是啊大哥，一年到头忙的炕都上不去，为的啥？头会兒小于去找我去了，我急的象什么似的，这个病又犯了。

解：（不滿意）我看哪，大兄弟要少掙兩個錢，你这个病还少犯点！

嬌：（气愤地）這話可也不能这么說，我在队里要能干点舒心活，我这个病还能少犯，也許不犯！

解：（气愤地）你的病我知道，你这是故意耍熊，你有病也得給我去干！

嬌：我就是沒有病我也不干，也別說我还真有点病。

解：你这是跟社里过不去，还是跟我治气呢？

嬌：我就是为了你，你今天扣明天罰的，誰还上队里惹这份閑气！

解：你，你……（荣示意不讓解講）你落后死啦。

嬌：我覺着我还挺不錯哩，別人都扣跑了，我还干九十多个工哩。

解：你就这么整，違反社的劳动紀律，就得扣工！

嬌：大哥！我可不会說話，就你这么官僚，應該扣工还是停止劳动呢？

解：你……（剛要爭論，荣過來擋住，使了个眼色。）

荣：二嬌！大叔管多会兒不論跟誰說話，嗓門就这么高。你到底是什么病啊？

嬌：傻丫頭，婦女能有什麼病？記住啊，下輩子再要托生人哪，管怎樣的也別托生個老娘們兒！

榮：二嬌，該然你這個病要好了，正好我有這個藥，（從兜中把藥拿出來）你看，還是北京貨。

解：你……（示意不讓給嬌）你不吃嗎？

榮：我，我再另買。

嬌：這是什麼藥啊？

榮：你看看吧，是青山從北京才捎來的。

嬌：（小聲念）益母膏。那麼你不吃嗎？

榮：我的病好啦。

嬌：哪好那麼辦哪！我不能要，還是你自己留着吧。

榮：二嬌，你就別客氣啦，留着吃吧，趕快好了好去干活。你沒听大叔說么，你們隊里的棉花都要落啦，這要是糟蹋啦，咱大家的收入不受影響嗎？千家萬戶的大眼瞪着小眼瞅着，我大叔是個隊長，你又是個組長，一時照顧不到受到損失，就要落埋怨，當頭行人的可不容易啊！

嬌：這一瓶多少錢？我給錢吧？

榮：這不說遠了嗎！只要你病好啦能干活，比給我錢我都喜歡。
（向解）你說是不是，大叔。

解：嗯，只要能干活，我再給你買兩瓶！

嬌：這可用不着，你要少要點官僚，我的病干脆就好了。

解：你……（被榮攔住）哼！（進屋去寫工分票。）

嬌：榮啊，你媽哪輩子燒高香了，養你這麼個好姑娘！

榮：二嬌，你吃了藥好好休息休息，別去摘棉花啦。

嬌：你沒听隊長說要扣我的工嗎？

荣：大叔不过是說笑話，哪能那么办呢。

二：这么說你还不知道，这个队长大口喊着說扣工、停止劳动，是發動劳动力的先进办法呢！

荣：真能这样做嗎？

二：这还假嗎，这队的妇女不是不干活，硬扣工扣的大家伙都沒干活的心思啦。我那个小子才下学，干活就是有点調皮，就被拉到大会上好个斗爭，又停止劳动十天，他爹下班回来，認為給他丢人啦，差点沒被打死。你說打狗还得看主人，孩子不好就不能先告訴告訴我嗎？

荣：社員不給他提意見嗎？

二：哎呀我的媽呀！誰敢提？你一張嘴，他那兩個眼珠子瞪的象个牛鈴鐺似的，可吓死人了！要說他操心干活大家沒有不佩服的，就这一手不好。

荣：为了办好合作社，怕这些干什么？

二：我是个懒人嗎？头几年沒参加社那时候，我領着孩子沒白天沒黑夜的那么干，我也沒泄勁呀。現在我一寻思起我們那个队长啊，咳！真是够上加够。

荣：二，咱們得帮助他呀，他是一片好心为了大家，可是这一弄，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嗎？等我跟他破解破解。

二：（忽然覺着自己失言）哎呀！小荣，你可別漏出来是我說的呀！你說二这不“慫”了嗎，这个嘴也沒有“守管”，怎么跟你眼前說这些呢？你可別生二的气，我这人心里有了就要往外說。

荣：你放心吧，我不能說就是了。

二：是啊，你这个孩子我是知道的，又是个团员，要不是我也不